

还有多少“投机倒把罪”赖着没走

↓删除那些影响了我们生活的“罪名” 中国青年报 8月26日 作者 石敬涛

【中国青年报一评】

投机倒把——现在再读起这四个字来,已经有点拗口和陌生了。对于“80后”“90后”们来说,这更是一个“雷词”。有人说,一些词,能反映和代表一个时代,能看到社会面貌与人文心态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不敢从一个时代的视角来解构投机倒把,这四个字,让我想起的是我的童年。

应该是在我刚上小学或更小的时候吧,那时候,一个本家的叔叔让我特别喜欢。一是因为他当时是村里极少的“农转非”的人。用村里人的话说,这家伙“非”了。我那时候一直以为是“飞”,远走高飞的飞,飞到县城去工作了。二是因为每次从县城回来,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叔叔,都会给我带回一些新鲜的东西,学习用具、连环画、课外书。这个以后被

“投机倒把”打倒的叔叔,一直是我童年印象中的英雄,是村子之外整个未知世界。可后来,才听大人说,叔叔因为“投机倒把罪”入狱了。

现在回头想想,叔叔真的有点生不逢时。当初的投机倒把,现在已经成为了资本运作。马云、丁磊、陈天桥、张茵、杨惠妍……看看现在的财富精英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资本,通过互联网、股票等贸易平台,一夜“投机倒把”暴富,并由此登上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已不再是天方夜谭。不一样的时代语境,不一样的人生,这种颠覆与沉浮之间,包含了多少个个体命运的感叹与辛酸。

不要说与你无关,每一个陈旧的“罪名”和制度,都有可能曾经影响着你的个人,改变着公共生活。比如,孙志刚,他的命运,因为过时的收容制

度而改变和终止。比如,53年前前的《户口登记条例》、49年前前的高温法规、30年前前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以及53年前的《兽医卫生检验规则》和23年前的《生活饮用水标准》……据一位法学教授统计,像“一条命赔300元”这样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陈年旧规,目前至少还有上百部仍未废除。

“法与时转则治,法与时宜则有功。”投机倒把罪的删除,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需要删除和纠错的,还有很多。有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记住那些同我们一起长大的法律,记住那些影响了个体命运的“罪名”,记住和反思、修正那些影响了公共生活的陈年旧规。以史为鉴,良法可期,个体的权利、自由和幸福、美好、平安的世俗生活,也才会成为可能。

【现代快报再评】

读这样的新闻和评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而忧大于喜。喜的是中国社会毕竟有了重大的进步,公民的经济自由和人身权利得到了相当大的解放和扩展,虽然如久旱之逢雨,来得晚了些。忧的一是如作者所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需要删除和纠错的,还有很多”,为什么就不能快一点删除那些明显不合情理不合宪法精神不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呢?这么慢的进展,是否有利益集团包括舍不得放权的权力部门在作梗呢?二是,社会转型这么慢,法治社会何时才能建成?因为按法理,在法律法规没有废除或修订之前它就应该有效,可是我们的许多法律法规又是明显过时悖理的,这期间执行不执行就给一些人提供了弄权玩法规徇私的机会和条件。真希望我们的清理和转型能早点完成。

七夕节冷暖行政别干预

七月初七是被国人称为中国情人节的“七夕”,但记者走访商场、电影院等处发现,影院不促销、花商不囤货,七夕节有点冷(8月26日重庆晚报)。

↓千年相思为何不敌一枝玫瑰 广州日报 8月27日 作者:郭兵

【广州日报一评】

源于汉代的“七夕节”,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来自西方的情人节,则不过几百年的历史,进入中国只有不到30年,但中西情人节PK的结果,却是洋“盛”而中“衰”。千年相思竟敌不过一枝玫瑰,有人发出这样的叹息。

千年相思输给了一枝玫瑰,传统文化何以在洋节日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但关键一点是,商业领域的推波助澜,无疑已成为“洋节热”日盛的有力推手。

本来,众商家出于逐利的需求,往往没有热点也要制造热点以带动消费,而一些“洋节日”舶来之后,恰恰为推动消费提供了热点,商家们自然不会放过机遇。因此,如何适应当前的节日经济,实现传统文化现代改造的市场取向,也许是传统节日改进中不可回避的话题。

在崇尚文化融合的今天,东西方文化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如在日本,西方的情人节在民间的盛况不亚于中国,但每年七月初七,日本很多地方都放3天假,大举欢庆的场面令我们这个“七夕节”的发源地汗颜。

而在韩国,当我们逐渐淡忘甚至遗弃一些传统文化的时候,他们却成功地将其实现现代转型并获得国际认同,源自中国的端午节却被韩国率先申遗就是明证。

“洋”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衰。在宋元时期,每逢七夕,市场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节日经济也曾如火如荼。如今,更多的中国人开始移情于洋玫瑰和巧克力。极受追捧的外来情人节和盛况不再的传统七夕节,该让我们咀嚼出怎样的味道?

作家冯骥才曾撰文指出:我们不能丢弃自己的节日,因为一个民族的节日就是它一种文化的生日。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让传统文化与时俱进,让古老的节日迸发出新的活力,实在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现实问题。

【现代快报再评】

文化传统的传承本来是一个自然的文化选择过程,急不得。提出“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让传统文化与时俱进,让古老的节日迸发出新的活力,实在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现实问题”,心情可以理解,但要警惕重走老路,寄希望于行政手段的干预。请记住社会心理、市场的力量比政府干预更有力更持久也更经济。水到渠成是最好的。

傍李白 要傍就傍他对权贵的蔑视

↓李白之争凸显城市名片焦虑症 成都商报 8月27日 作者 张元龙

【成都商报一评】

湖北安陆自称“李白故里”,四川江油提出抗议,名人资源地方之争再起波澜。

这并非一场单纯文化意义上的争论。安陆的理由是:李白在安陆娶妻生子生活了10多年,所以有资格称“李白故里”;而江油则称,2003年就已申请“李白故里”注册商标。

显然,这次争议与两个企业争夺“招牌”并无不同。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流行的当下,古代名人俨然就是“财神爷”。最近几年,一些地方为了老子、关羽、黄帝等古代名人的故乡名号纷纷争抢,蔚为壮观,成一时之盛。在明眼人看来,这只是一些地方政府使的“借水行船”的发财招数而已,其醉翁之意不在文化,而在拉名人为自己招商引资和拉动旅游服务。正如山西

大学旅游学院博士刘改芳说,名人故里之争,实质上是利益驱动下的资源经济博弈,每挖掘一个名人故里,就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名人故里以及相关开发,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其实,各个城市之所以争夺名人故里,其旨不仅仅在于旅游开发,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身陷城市形象营销的困境之中难以自拔。在中国目前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众多城市都缺乏自身特色,“千城一面”是各个城市发展积弊深厚的痼疾。在此情况下,一个城市要对外宣传自己的品牌,无不大伤脑筋。一些城市只好借助一些特别的标签来突出自己,有的以一种独特的动物,有的以一种独特的植物,有的以一种独特的运动项目,作为自己的“城市名片”。独特的动物、植物太少,无奈之

下,不少城市只好去翻故纸堆发掘“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找祖宗当标签,于是乎,“某某故里”就在一些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的形象广告里轮番粉墨登场。

李白太过出名,自然会被不少城市打主意挖掘城市品牌营销的“潜力”。李白生活了10来年的安陆此次自称“李白故里”是一例,李白终老之地马鞍山举办中国李白诗歌节“打造李白诗仙品牌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又是一例,池州城市形象片中借李白推广秋浦河为诗河又是一例。名人少而城市多,有时一个名人又在几个城市生活过,这样的争议就难以避免。当事城市安陆,此前还与云梦争夺过“黄鹤故里”名号,也是类似争论,其营销城市寻找标签之难,已不言而喻。

脱离城市的自身特色,光靠“傍名人”来打造城市品牌,除了多砸一些纳税人的钱

进水里,散发这样的“城市名片”难以有其他用处。试想,如果城市本身不吸引人,再多的名人广告,又能怎样?

【现代快报再评】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只有50年,“李白”的名字哪个地方的专利也不是。“傍李白”只要真有出典,自己不怕人笑话,也未尝不可,至少对“官本位”观念有一点小小的冲击吧——你看落魄文人李白千年之后还这么香,而他当大官的岳父有几人知道姓什么?如果“傍李白”,傍的是他的诗,他对权贵的蔑视,还真有点内涵。

可是人家“傍李白”傍的纯粹是名气。这真的很没有出息,一点创意也没有。为什么不能自己创造一张吸引世人眼球的“名片”?再说,这种所谓“城市(地方)名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权力霸道让“官二代”应运而生

↓权力世袭固始县成“故事县” 新华网 8月26日 作者 毛建国

【新华网一评】

固始县真会讲故事,这样的回应充分表现了权力的霸道。是的,官员之后有权当选,问题是,确定的12名乡长都是官员之后,难道,就只有官员之后才会当官?全县那么多人,官员能占几何,难道说在固始真的存在“龙生龙风生凤”,只有“官二代”才会当官,而“民二代”只能做百姓?

应该说,公选是对传统干部提拔任用制度的有效创新。传统的制度,显然可以“暗室”形容之,在固有模式下,到底什么人该上,什么人不该上,这里面的偶然因素、人为因素太多,而且“官一代”在其中的影响很大,甚至不排除其中有权力交易,互为方便的

可能。因而,传统的模式也更容易造成“官二代”上“民二代”让的格局。正是出于打破传统官制的希望,这才有了公选制度的登场,而这显然凝聚了更多的民意期待。

公选公选,顾名思义,不仅要公开而且要公平公正。从人口概率来讲,一个县的官员尤其是曾经或者正担任重要职务的,其数量终究是有限的,体现在最终的当选结果上,他们的子女可以有当选的,但肯定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占绝大多数。固始县12名乡长,最后居然大多是官员亲属,显然是不正常的。这样的公选结果,明显有违公选制度设置的初衷。

一个良性的制度为何也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这到底是制度设置不够完善,还是执行

环节出现了问题?按照“故事县”周辉部长所说,“只要符合条件就能自荐,这些领导干部的亲属,在岗位上也是有足够的资历”。姑且将其当真,但让人狐疑的是,难道就只有“官二代”符合条件?当然也无不可能,与“民二代”相比,“官二代”们毕竟有着太多的机会进入官场,有着更多的机会脱颖而出。而这,显然就是网友所诟病的权力继承之本质。

公选之下,“固始县”竟然成了“故事县”。显然,这样的公选难以服众,而周辉部长的回应,也是徒增笑耳。只是这样的笑,苦中含涩过于沉重,有关部门当深思之。

【现代快报再评】

有这样不讲逻辑的组织部长,出现这样不合常理的

“故事”,倒是很合逻辑的。人们质疑的分明是难道只有“官二代”才有能力当选,周部长舌头一转却成了难道官员之后无权当选吗,他偷换概念转移命题的能力超强。“权力的霸道”使他在本地所向无敌,也使他成了被宠得不知天高地厚的“临江之麋”,以致在国人的质疑面前“徒增笑耳”。

严重不同意“一个良性的制度为何也出现这么多的问题”的设问。这种选拔程序设计根本就是不良不公的:在官场搞官选官,不关民众的事,根本就不合理,也不合法——依法乡镇长是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如果说是党委提名也只能提候选人,连过场都没有走圆,这组织部长也太不把人民代表放眼里了吧。

“删去下列法律中关于‘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的规定,并作出修改”。24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再次审议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对我国现行法律中存在的明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定作出了修改。(8月25日新华社)

湖北安陆自称李白故里,四川江油要求停止侵权。据报道,事件起因是安陆的一则宣传广告中有“李白故里”字样,引起了“有充分史料佐证为李白出生地”的江油市不满。江油市对此侵权行为已提出了交涉,并表明不排除最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城市名誉权的可能性。(8月26日成都商报)

近日,有网民发帖称,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难免给人“继承”之感。固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辉回应,情况属实,“但是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的公选后出来的,他们具备了当选的条件,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了吗?”(8月25日广州日报)